

講堂之圖像

文/王汎森



◆王汎森導師認為，講堂宜有一種精神貫串期間，宜有自己的性格，講堂應該強調價值得肯定，培養一種貫串人群之間的同志感，講堂應培養公共服務或公共獻身的精神，以及行的能力與方向。

當余範英董事長對我們談到她辦種籽營的構想時，我是贊成者之一，因為我的腦海中有幾個圖像與這個想法相印合，現在就趁這個機會把它們寫出來。

許多重要的運動 起自民間

首先，大概是錢穆先生說過吧，中國歷史上許多重要的運動是起自民間，這句話可以從很多方面去解釋，我從教育的角度得出的看法是這樣的：從宋代以來，把私人的書院與官辦的學校相比較，則私人性質的書院所造就的人才要比官辦的學校多很多。以明代中晚期為例，在王陽明思想鼓盪下到處成立的講會和

講舍，所發揮的影響也不知超出官方的學校多少（因為事實上，在中國歷史上有很長的時間，學校以考試、祭孔為主，不大發揮教育的功能），尤其是晚明的講會，形成了一種類似講座的辦法，在某一確定場所邀集來自各地的名學者前來作短長不定的演講。其中像羅汝芳、王艮等人的講會，參與者每每上萬人。

清代雍正年間在各省設官立書院，這一點與先前的傳統不大一樣，但清代起教育作用的，仍多在各地的大小書院，所以如果冒著簡化歷史之危險，我們是可以得出歷史上許多重要的運動是起自民間這個結論的。

事實上我們如果更舉日本為

例，也可得到一種印象，即明治維新前後，乃至後來相當長的時間，各種私人所舉辦的「塾」所培育出的人才，也是非常可觀的，譬如的吉田松陰的書塾，便培養了許多名留青史的人才。即便到現代，松下塾所出的人才仍然是不少的。

豐溢的知識 不必定會帶來行動

問題是，為何在今天這個高等教育如此發達的時代仍然需要民間所辦的講堂？我的淺見是這樣的。現代高等教育及高等研究機構所孕育、傳授的知識是非常之高的，可是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沿襲著十九世紀以來的傳統，對於價值的、人格的、信念的、通識的、行動的部份大多置而不談，但是這些都是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，而且隨著台灣近年社會急遽的變化，人們愈發迫切覺得需要。人們尤其迫切了解到，豐溢

的知識並不必定會帶來行動。

講堂培養行動的 能力與方向

所以我對講堂的理解是，如果是為了學習各種專門的知識，那麼大家可以到大學去聽課，或到中央研究院聽各種演講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是「實」的部份，現代高等學術機構儘可以充份提供，講堂是除了務「實」之外又要務「虛」。既然是要「務虛」，則講堂宜有一種精神貫串其間，講堂宜有自己的性格，講堂應該強調價值的肯認，講堂應培養一種貫串人群之間的同志感，講堂應培養公共服務或公共獻身的精神，講堂應培養行動的能力與方向。而上述諸點，正好都是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生前所強調的，也是今天台灣社會所必不可少的。
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）